景宋本禮記正義

二

禮記正義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辱其謀人之國不能安也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辱其親民不能安荒穢也

疏正義曰此明食祿所宜任其事也四郊者王城四面並有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亦各有四面之郊里數隨地廣狹故云四郊也壘軍壁也言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有威德則無敢見侵若尸祿素餐則寇戎充斥數戰郊坰故多軍壘罪各有所歸故爲卿大夫之耻辱也　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



之辱也者地采地也荒廢穢也士邑宰也士爲君邑宰必宜地民相得若使土地廣大而荒廢民散而流移亦邑宰之耻辱也而云亦者今謂非但大夫之辱亦是士之辱言四郊多壘獨爲大夫之辱不云士辱者但大夫官尊入則與君同謀出則身爲將帥故多壘爲大夫之辱士則職卑位下爲君邑宰勸課耕稼故地荒爲士之辱也

臨祭不惰爲無神也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爲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公助祭於若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接神及歸俎之禮　臨祭不惰者祭如在故臨祭須敬不得怠惰故鄭注云爲無神也鬼神享德祭若怠惰則神不歆是無神也既謂其不敬亦是無神之心也

注此皆不欲人褻之　正義曰若不焚埋人或用之爲褻慢鬼神之物所以焚之埋之異者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爲鬼神之用雖敗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猶在焚之則消故焚埋異也　注臣不至君也　正義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於俎而禮本並云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是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

卒哭乃諱　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爲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

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

君所無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大夫之所有公諱辟君諱也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為其失事正廟中不諱為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婦諱不出門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皆為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諱與不諱之事各依文解之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受變

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諱避也生不相避名以名質故言之不諱死則質藏言之則感動孝子故諱之也 注 衛侯至不非 正義曰證生不相諱也時君臣同名春秋不譏案魯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衎卒衛侯惡乃即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謂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親所名也是衛齊惡不得爲石惡也 禮不諱嫌名 注 若禹與雨丘與區 正義曰今謂禹與雨音同而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同此二者各有嫌疑禹與雨有同音嫌疑丘與區有同義嫌疑如此者不諱若其音異義異全是無嫌不涉諱限必其音同義同乃始諱也 二名不偏諱 注 孔子至稱在 正義曰不偏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者案論語云足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也又云某在斯是言在也案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

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
許愼謹案云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
也從左氏義也　逮事至父母　逮及也王父母謂祖父
母也若及事父母則諱祖也何以然孝子聞名心瞿祖是
父之所諱則子不敢言既已終不言若父母已亡而己言
便心瞿憶父母故諱之也　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者孝子若幼少孤不及識父母便得言之故不諱祖父母
庾云諱王父母之恩正應由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
同事父母且配夫爲體諱敬不殊故幼無父而識母者則
可以諱王父母也　注此謂至諱祖　正義曰適士已上
廟事祖者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士下
士亦廟事祖但禰共廟則既夕禮一廟是也熊氏云此適
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　大夫之所有公
諱　今謂人於大夫之所正得避公家之諱不得避大夫
諱所以然者尊君諱也若兼爲大夫諱則君諱不尊也不
言士之所諱者士卑人不爲之諱故也或可大夫所有公

諱者君及大夫諱耳亦無已之私諱王藻云於大夫所有
公諱無私諱但此文上承君所無私諱之下唯云大夫之
所有公諱故略之不云無私諱耳　詩書不諱何胤云詩
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
執禮是教學唯詩書有誦禮則不誦唯臨文行事若有所
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　廟中不諱者謂有事於高祖
廟祝嘏辭說不爲曾祖已下諱也爲尊無二上也於下則
諱上也若有事於禰則諱祖已上也　夫人之諱雖質君
之前臣不諱也者夫人君之妻質對也夫人本家所諱臣
雖對君前而言語不爲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故不諱
也　婦諱不出門者門謂婦宮門婦家之諱但於婦宮中
不言耳若於宮外則不諱也故臣對君前不諱也　注婦
親遠於宮中言辟之　陳鏗問云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
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荅曰雜記
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
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耳　大功小功不諱

古者期親則爲諱陳鏗問曰亦爲父平自已親平田瓊荅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知者雜記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是父之世叔父及姑姊妹以下皆爲之小功父爲諱故已從父爲之諱 入竟而問禁者此以下並爲敬主人也竟界首也禁謂國中政敎所忌凡至竟界當先訪問主國何所禁也 入國而問俗者國城中城中如今國門内也俗謂常所行也入主人之城内亦先問風俗常行也 入門而問諱者門主人之門也諱主人祖先君名宜先知之欲爲避之也 問諱而以門爲限者主人出至大門外迎客客入門方應交接故於門爲限也故注云皆爲敬主人也

外事以剛日 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柯兵

内事以柔日 順其居内爲陰

凡卜筮日旬之

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 旬十日也 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 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 卜筮不過三 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 卜筮不相襲 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 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

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日也

踐讀曰善聲之誤也筴或爲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卜筮及用日之法各依文解之 外事以剛日者外事郊外之事也剛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也外事剛義故用剛日也【注】順其至祠兵 正義曰以出在郊外故順用剛日也公羊莊公八年正月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祠兵傳云祠兵者何出曰祠兵何休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此鄭所引直取甲午證用剛日事耳其祠兵之文鄭所不用故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 內事以柔日 內事郊內之事也乙丁巳辛癸五偶爲柔也然則郊天是國外之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非剛也又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非柔也所以然

者郊社尊不敢同外內之義故也此言外剛內柔自謂郊社
之外他禮則皆隨外內而用之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
事內事指宗廟之祭者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
剛柔故也祭社用甲所以召誥用戊者召誥是告祭非常
禮也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享明堂耳若圓丘
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　凡
卜筮曰者凡先聖王之所以立卜筮者下云所以使民信
時日敬鬼神決嫌疑定猶與也卜筮必用龜蓍者案劉向
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
久故能辯吉凶也說文云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
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草木疏
云似藾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蓍生百年一本生百
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生十莖神靈之物故生
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
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蔈蓍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
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大王王季文王云爾之許

我乃十三龜一襲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注天府云卜筮
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案白虎通稱禮三
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
也故其數偶筮者案少牢大夫立筮鄭云大夫蓍長五尺
推此而言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士三尺蓍陽也故其數奇
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
決定其惑劉氏以爲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
之事赴問互言之案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卦云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
生蓍據此諸文蓍龜知靈相似無長短也所以僖四年左
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時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
欲筮之故太史史蘇欲止公之意託云筮短龜長耳實無
優劣也若杜預鄭玄因筮短龜長之言以爲實有長短故
杜預注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
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

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爲長數短者數是終末去初既
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爲短也又鄭康成注占人云
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鄭及杜
預皆以爲龜長筮短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
用皆先筮後卜故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即事
之漸大事者則大卜云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大祭祀
凡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
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爲大事故鄭注
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唯卜不
筮也故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
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是天子出行唯卜無筮是也小事
無卜唯筮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
筮咸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制作法式
也四曰筮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五曰筮易謂民衆不
說筮所改易也六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
牲與日也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

師不鄭注占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天子旣爾諸侯亦然故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其禮旣先筮後卜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故先言龜也鄭注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所以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蓍龜若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則洪範所云者是也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大事則葬地及葬日爲事之大則卜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是也其小事用筮則少牢常祀筮日是也士亦大事卜小事筮故士喪禮卜葬日以喪葬爲重須定吉凶故用卜也其尋常吉祭比葬爲輕故筮日也葬旣卜日得吉餘事皆吉可知故唯筮葬地不復用卜也　旬之外曰遠某日　案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吉

乃官戒既云旬有一日是旬外一日此謂大夫禮　旬之
内曰近某日者案特牲士禮云不諏日注云士賤職褻時
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
門諏丁巳之日是士於旬初即筮旬内之日是旬之内日
也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此據大夫士故有旬内旬外
之日也若天子諸侯其有雜祭或用旬内或用旬外其辭
皆與此同案少牢特牲其辭皆云來日丁亥不云遠某日
近某日者彼文不具也　喪事先遠日　喪事謂葬與二
祥是奪哀之義也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
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微伸孝心也故宣八年左傳云禮卜
葬先遠日辟不懷杜云懷思也辟不思親也此尊卑俱然
雖士亦應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
上旬　吉事先近日者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故少牢云
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　曰爲至有
常　曰命龜　筮辭也卜擇吉日故云曰爲日　假爾泰龜
有常假爾泰筮有常者假因也爾汝也爾謂指蓍龜也泰

大中之大也欲褒美此龜筮故謂爲大龜大筮也有常者言汝泰龜泰筮決判吉凶分明有常也故云假爾泰龜泰筮有常凡卜筮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爲事命龜涖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是一也二卜史既得所卜之命更序述涖卜所陳之辭名曰述命二也卜人即席西面命龜云假爾泰龜有常三也命筮二者一爲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爲之事命筮史是一也二則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爲述命是二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知士命筮有一者士喪禮云命筮人哀子某爲其父筮宅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不述者士禮略是士命筮一也知士命龜二者士喪禮涖卜命曰哀子某卜葬其父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乃云即席西面坐命龜既云不述命是士命龜二也知大夫命筮二者以士云命筮不述命則知大夫以上述命也故少牢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又云史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是大夫命筮二但冠即席所命于述命之上

也知大夫命龜三者以士喪禮涖卜爲事命龜又有即席西面命龜云不述命明大夫有述命故知大夫命龜三也

注大事卜小事筮　正義曰此大事者謂小事之中爲大事非周禮大貞大封及八事之等故得用卜而已或云大事卜者揔兼大貞大封及八事等雖卜筮並用揔皆用卜故云大事卜但大事則先筮後卜卜筮俱有若小事筮徒有筮而無卜也

卜筮不過三　王肅云禮以三爲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鄭意不過三者謂一卜不吉而凶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止若筮亦然也故魯有四卜之譏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爲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唯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唯用一故不至三也案崔解亦有三王龜筮也

注魯四卜郊春秋譏之　正義曰卜郊之事或

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博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内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

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之說同與何休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玄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駮異義引明堂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此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用公羊穀梁傳三卜正四卜非正也是四卜爲譏三卜得正與左氏意違左氏三卜亦非故也

卜筮不相襲　襲因也前卜不吉則止不得因更筮若前筮不吉則止不得因更卜是不相襲也若相因不止是瀆龜筮則神不告也王云三筮及三卜不相襲三者初各專

其心也 注卜不至是也 正義曰晉獻公初卜不吉故公云更筮之是因襲也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然與此注不同者明襲有二義故兩注各舉其一一則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得因龜卜小事因蓍筮大事也二則筮不吉不可復卜卜不吉不可復筮也 龜爲至踐之 解卜筮所用也龜處筮後龜覆於筮筴爲筮者筮在龜前爲決也謂蓍爲筴者筴以謀筴爲義言用此物以謀於前事也 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者解所以須卜筮之義也先聖王伏犧以來聖人爲天子者不直云先王又加聖字者夫王未必聖古來非一聖不必王孔子是也明造制卜筮必須聖位兼并時者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者甲乙之屬聖王制此卜筮使民擇愼而信時日與吉凶也 敬鬼神者乃擇言而祭祀是敬鬼神 畏法令者法典則也令教訓也君行法令若依卜筮而爲之則民敬而畏之也 所以使民決嫌疑者事旣異故更云 所以有嫌疑而卜筮決斷之也 定猶與也

者說文云猶獸名玃屬與亦是獸名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　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者引舊語以結之卜筮所以定是非也若有疑而筮之則人無非之也不言卜者從可知也　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者踐善也言卜得吉而行事必善也王云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踐履也弗非無非之者也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監駕且為馬行已駕僕展軨展軨具視效駕白已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奮振去塵也貳副也跪乘未敢立敬也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調試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車上僕所主左右攘辟謂羣臣陪位侍駕者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車驅而騶至于

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己同爵則不受客車不入大門謙也婦人不立乘異於男子犬馬不上於堂非摯幣也故君子式黃髮敬老也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下卿位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入國不馳愛人也馳善躪人也入里必

式不誣十室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當爲訝訝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訝也世人亂之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祥車曠左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君存惡空其位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遠嫌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敬也國君不乘奇車出入必正也奇車獵衣之屬車上不廣欬爲若自矜廣猶弘也不妄指爲惑衆立視五巂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巂或爲綏式

視馬尾小俛顧不過轂爲掩在後國中以策彗卹勿
驅塵不出軌入國不馳彗竹帚卹勿搔摩也國君下齊牛式宗
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
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
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
鞭策不敢執也齒欲年也誅罰也疏正義曰此以下揔明乘車顧式僕御謹敬之事各隨文解之　君車
將駕者謂爲君僕御之禮君車君所乘之車也將駕謂始欲駕行時也　則僕執策立於馬前者僕即御車者也古
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
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也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

車而此僕既知車事故監駕也又恐馬奔走故自執馬杖立當馬前也執策是監駕立馬前恐馬行也　已駕僕展軨者已駕駕竟展視也舊解云軨車欄也駕竟僕則從車軨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盧氏云軨轄頭轊也皇氏謂軨是轄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轄二則欄之苓字不作車邊爲之鄭云展軨具視謂徧視之　效駕者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道駕畢故鄭云白已駕也　奮衣由右上者奮振也由從也從右邊上升也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邊升上必從右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　取貳綏者貳副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副貳綏而升也詩云淑旂綏章箋云綏所引登車也　跪乘者謂僕先試車時君既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所以跪而乘之爲敬也然此是暫試空左不嫌也　執策分轡者策馬杖也轡御馬索也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故詩云兩服

上驤兩驂鴈行鄭云兩服中央夾轅者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也然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內轡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幷夾轅兩服馬各二轡六轡在手分置兩手是各得三轡故詩云六轡在手是也今言執策分轡謂一手執杖又六轡以三置空手中以三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　驅之者分轡既竟而試驅行之也　五步而立者僕向跪而驅令馬行之得五步止而僕倚立待君出也何胤云跪以見敬則立調試之也　君出就車者謂君始出上車時也　則僕幷轡授綏者君初來欲上而僕幷六轡及策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綏轉身向後引君上也　左右攘辟者左右謂侍駕陪位諸臣也攘卻也辟遠也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者悉遷卻以辟車使不妨車行也　車驅而騶者左右已辟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　至於大門者君最外門謂車行至外門時也　君撫僕之手者撫按止也僕手執轡車行由僕君欲

令駐車故君抑止僕手也　而顧命車右就車者顧迴頭
也鄭箋詩云迴首曰顧也車右勇力之士也就車謂君命
勇力士令上車也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
在右也初在門内未顧勇士勇士故從趨在車後令車行
既至大門方出履險阻恐有非常故迴頭命車右上車也
門閭溝渠必步者是車右勇士之禮也門閭謂凡所過門
閭處也溝廣深四尺者渠亦溝也步謂下車也勇士雖即
上車車若至門閭溝渠而勇士必下車所以然者一則君
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是
險阻恐有傾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也而僕不下者車
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
綏　凡僕人謂爲一切僕非但爲君僕時也車上既僕爲
主故爲人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　若僕者降等則受
者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若御者卑降則主人不須
謙故受取綏也　不然則否者不然謂僕者敵體雖御其
主人宜謙不受其綏也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者僕

者雖卑而受其綏不謙猶當撫止僕手若不聽自授然後乃受也　不然則自下拘之者不然不降等者旣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當郤手從僕手下自拘取之**注**撫小至不受　正義曰由從也此時主人初欲上而僕在車上轉身嚮主人以授綏主人不就僕手外取之而以手從僕手下進拘取僕手裏上邊示不用僕授也僕與已同爵則不受謂不降等者　客車不入大門　案公食大夫禮云賔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注云賔車不入門廣敬也與此同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謂同姓金路異姓象路之等舍之於賔館謂不得入王門又云墨車龍旂以朝墨車得入大門但不得入廟門耳　婦人不立乘者立倚也婦人質弱不倚乘異男子也男子倚乘而婦人坐乘所以異也

犬馬不上於堂者賔主相見之禮也犬馬將爲禮而賤不牽上堂也犬則執紲馬則執靮以呈之耳非贄幣故也贄謂羔鴈錦玉之屬乃上堂也犬馬用充庭實而已非物聘之贄幣故不上堂也　故君子式黃髮　此以下明雜

敬禮也君子謂人君也黃髮太老人也人初老則髮白太老則髮黃髮黃彌老宜敬之故人君見而式敬也人君尚爾則大夫士可知也若與君同行君式則臣下若異行則式而已詩云黃髮兒齒皆謂老人也 注 發句言故明此以有故今作曲禮記者引此他篇雜辭而來爲此篇發首衆篇雜辭也　正義曰謂他篇上舊禮雜辭連上至下所有故也　下卿位　卿位路門之内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悖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是也今謂尋常出入故出則過卿位而上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若迎賓客則案樂師注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可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據天子禮　入國不馳者國中人多若馳車則害人故不馳注云愛人也馳善藺人也善猶好也藺雷刺也若車馳則好行刺人也何徹云藺躝也　入里必式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巷首有門十室不誣故入里則必式而禮之爲敬

也里必式則門閭亦式故門閭必步不誣十室也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不誣十室也　君命召者謂有君命呼召臣也　雖賤人者君之使者假令是賤人爲之來大夫士必自御之御迎也使者雖賤而君命可尊故雖大夫士貴亦自出迎之也 注 御當至亂之 正義曰鄭引春秋證御者訝也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公羊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窺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穀梁傳云曹公子手僂同時聘齊齊頃公使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禿者御禿者僂者御僂者齊傾公母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也鄭言彼既以爲訝此御故宜是訝而世人亂之讀云御耳　介者不拜者介甲鎧也著鎧者不爲式敬故宜無所拜之也爲其拜而蓌拜者解所以不拜蓌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蓌詐也言著鎧而拜形

儀不足似詐也虛作矯夌則失容節是夌猶詐也　祥車
曠左　此以下又明僕御之禮祥猶吉也吉車謂平生時
所乘也死葬時因爲魂車鬼神尚吉故葬魂乘吉車也曠
空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　注空神位也
祥車葬之乘車　知葬之乘車者以其大小二祥生人所
乘之車無空左之法言空左唯據葬時魂車故知也　乘
君之乘車　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王象木金革
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
左故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鄭云王出於
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又戎右
職云會同充革車鄭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行充之
者謂居左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若曠左則似祥
車近於凶時故乘者自居左也　左必式者雖處左而不敢
自安故恒憑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
中央御者居左故成二年韓厥代御居中杜云自非元帥
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以此而言則元帥及君宜在中也又

詩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君存惡空其位也太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云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　正義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所以爾者形微相背也　後右手者若進右手則近相嚮相嚮則生嫌故後右手遠嫌也　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者禮以相嚮爲敬故進右手非男女無所嫌也而俯者旣御不得恒式故但俯俛而爲敬也并兩御也

國君不乘奇車　國君出入宜正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盧氏云不如御者之車也 注 出入至之屬　正義曰隱義曰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衣車如鼈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　車上不廣欬　廣弘大也欬聲欬也車已高若在上而聲大欬似自驕矜又驚衆也　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上高若無事忽虛以手指麾於四方並爲惑衆也　立視五巂者車上依禮巂規也車輪一周爲一

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揔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六尺爲步揔爲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地 注 嶲猶規也 正義曰知嶲爲規者以嶲規聲相近故爲規規是圓故讀從規言或爲𦃇他本禮記有作𦃇字者 式視馬尾者馬引車其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馮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令瞻視馬尾 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 論語云車中不內顧是也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者前云入國不馳此爲不馳故爲遲行法也策馬杖彗竹帚也 注 卹勿搔摩也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帚帶葉者爲杖形如埽帚故云策彗云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搔摩之時其形狀卹勿然 塵不出軌者軌車轍也車行遲故塵埃不起不飛揚出轍外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案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 鄭注周官與此文異者

熊氏云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爲正宜云下宗廟式齊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者公門謂君之門也路馬君之馬也敬君至門下車重君物故見君馬而式之也馬比門輕故有下式之異也　乘路馬必朝服者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臣雖得乘之猶不可慢故必朝服而自御乘之也　載鞭策者又不敢執杖杖馬故但載杖以行也　不敢授綏者君在則僕人授綏今習儀者身既居左自馭而乘雖有車右而不敢授綏與已也　左必式者既不空左故亦居左式而敬之此言不敢授綏與前不敢曠左文互也　步路馬必中道者此謂單牽君馬行時步猶行也若牽行君之馬必在中道正路爲敬也　以足蹙路馬芻有誅　芻食馬草也誅罰也此草擬爲供馬所食若以足蹴蹹之者則被責罰也　齒路馬有誅者齒年也若論量君馬歲數亦爲不敬亦被責罰皆廣敬也

曲禮下第二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爲上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高下之節執天子之器則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重愼之也主君也克勝也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重愼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絕也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執

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所奉持及俛仰裼襲之節各依文解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其宜奉之者謂仰手當心奉持其物提之者謂屈臂當帶而提挈其物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則高於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於脇何以知然玉藻說大帶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而居帶之下三分之二則帶之下去地四尺五寸矣人長八尺爲限若帶下四尺五寸則帶上所餘正三尺五寸故知朝服等帶則高也而深衣云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毋骨者故知深衣之帶則下也今云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且古人恒著深衣此明平常提奉故益可知也　執天至提之鄉明常法此以下明臣各爲其君上提奉之禮也執持也上猶高也衡平也平謂人之拱手

正當心平故謂心爲衡天子至尊器不宜下故臣爲擎奉皆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也凡言衡有二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爲衡此爲天子執器則上衡謂高心也旣有二處不同故鄭云此衡與心平明他衡者不與心平也國君則平衡者國君諸侯也降於天子故其臣爲奉持器與心齊平也　大夫則綏之者綏下也又降於諸侯故其臣爲奉器下於心也　士則提之者上云大夫綏之已下於心今爲士提之又在綏之下即上提者當帶然凡常提物尚得當帶今爲士提物更在帶下者士臣爲士卑遠於君故厭降在下故禮云大夫之臣不稽首以辟君其義同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謂明持奉高下之節此辨特奉之容儀也主亦君也禮大夫稱主今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爲君者故并曰主士則不然克勝也尊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唯宜重愼器雖輕小而執之恒如實重如不勝之容也故論語云孔子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聘禮曰上介執玉如重是也　執圭至曳踵・又

明提奉用手足之儀也圭璧瑞玉也尚上也謂執持君器及幣玉也若擎奉此物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故云尚左手　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曳拽也踵脚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　立則磬折垂佩　嚮明奉持及手足之儀此明授受時禮也立倚也佩謂玉佩也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身既僂折則所著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也　主佩倚者主謂君也倚猶附也君宜直立則佩直附倚身而縣垂不出前　則臣佩垂者君若直立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曲折則佩不得倚身故縣垂於前也　主佩垂則臣佩委者主君也言君若重慎折身而佩垂則臣彌曲故佩盤委於地然臣不發初太曲必待若僂而後方曲者亦授立不跪之義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於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令垂向於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

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此謂執玉之人朝聘行禮或有裼時或有襲時

注 圭璋至是也

正義曰鄭云此者以經云裼襲據人之裼襲欲明玉亦有裼襲云圭璋特而襲者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旣不上於堂其上唯特有圭璋圭璋旣是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故云圭璋特而襲也云璧琮加束帛而裼者謂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旣有帛錦承玉上唯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璧琮加束帛而裼也云亦是者非但人有裼襲其玉亦有裼襲之義此皇氏之說熊氏以爲上明賔介二人爲裼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賔主各自爲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賔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賔主俱裼亦是也凡執玉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德能覆蓋天下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又孔安國注顧命云方四寸邪刻之用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爲瑞信子男執璧蓋亦

刻驗覆之但無以言焉又執鎭圭以朝日及祭天地宗廟
知者典瑞云王執鎭圭以朝日又鄭志云祭天地宗廟亦
執之是朝日既執鎭圭則夕月亦當然也大宗伯云王執
鎭圭注以四鎭之山爲瑑飾圭長尺有二寸故玉人云鎭
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也其五等諸侯大宗伯又云公
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
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
欲其愼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
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
直者爲信其文縟細曲者爲躬其文麤略義或然也宗伯
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
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瑑爲穀稼及蒲葦之文蓋皆
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長也凡圭
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知者是聘禮記文其璧
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

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故典瑞前既陳圭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注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知者聘禮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鄭注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也其藉玉之藻鄭注覲禮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天子則以五采畫之諸侯則三

采子男二采其卿大夫亦二采故典瑞云王五采五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二就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是也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别二行為一就故五就也三采三就者亦采别二行為一就故三就也二采二就者亦采别二行為一就故再就也二采一就者以卿大夫卑二采采則别唯一行共為一就知然者雜記及聘禮記三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别為二等也此是周法其殷以上則禮説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倉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故鄭注虞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用白繒其餘謂堯舜之諸侯既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為繫其組上以玄為天下以黄為地長尺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垂為飾故聘禮記云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注云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為地是也其裼襲之義者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

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板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有
據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案聘禮
賔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
授上介注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以賈賤故不言裼明
貴者垂藻當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賔注上介
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已明屈藻合襲也又云賔襲執圭
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藻故賔與公執玉皆襲是屈
藻之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賔出公授
宰玉裼降立是授玉之後乃裼也又云賔裼奉束帛加璧享
是有藉者裼凡朝之與聘賔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子
行享之時皆裼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裼凡享
時其王皆無藉藻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
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凡諸侯朝天子皆行三享
之禮故大行人云公侯伯子男並云廟中將幣三享覲禮
云四享者鄭注云四當爲三初享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
三牲魚腊龜金丹漆唯國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若其臣出聘唯行一享故聘禮致夫人聘享唯一享也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一玉之上若垂藻之時其人則裼屈藻之時其人則襲則裼襲不相因表記云裼襲不相因者彼謂各執其物執龜玉者則襲受享者則裼與此同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 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

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 辟小

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不敢與世子同名**辟僭傚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攺世或爲大

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稱謂之事各依文解之國君不名卿老者人君雖有國家之貴猶宜有所敬不得呼其名者也卿老謂上卿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者謂兩勝也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也言諸侯雖貴不得呼其名也　大夫不名世臣姪娣者世臣父在時老臣也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及貴妾名也然王制云大夫不世爵此有世臣者子賢謂襲父爵者也　士不名家相長妾者家相謂助知家事者也長妾妾之有子者也士士不得呼此二等人名也不名長妾者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爲娣也故鄭注昏禮云娣尊姪卑義或然也　君大至同名　此以下明孝子在喪擯者接對賓客之辭也君大夫謂天子大夫有地者大夫有地者則亦稱曰君故云君大夫也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余小子今大夫有地雖同曰君而其子在

喪不敢同天子稱余小子也　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者此諸侯之大夫士之子也諸侯在喪稱嗣子其臣之子避之也　不敢與世子同名者世子謂諸侯之適子也諸侯之臣爲其子作名不得與君適子名同也白虎通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　注辟僭至爲大　正義曰若名子與君世子同則嫌其名自比擬於君故云避僭儗也世子貴亦不得同則與庶子同不嫌又若其子生在君之世子前已爲名而君來同之此是君來同已不須易也故穀梁昭七年傳云何爲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由來也是臣先名君後名同之臣不改也又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亦當然也諸侯之子不可同天子之子故宜不也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

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實死未葬已前也故鄭駁許愼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然鯉也死未滿五十鯉死稱伯魚者案冠禮二十已稱伯某甫未必要五十也但五十直稱伯耳焦氏問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案稱嗣子某或殷禮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 射者所以觀德唯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

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備耦也憂或爲疾

疏 正義曰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使士備耦案大射君與賓耦卿大夫自相耦又有士御於大夫又司射誓耦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是言士得備預爲耦故此有使士射之禮也　不能則辭以疾者士若不能不得云不能但當自稱有疾也

所以然者夫射以表德士既升朝必宜有德若不能則是素餐之辱兼辱君不知人誤用已也　言曰某有負薪之憂者此稱疾之辭也某士名也負擔也薪樵也大樵曰薪詩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是大故用斧也憂勞也言已有擔樵之餘勞不堪射也不直云疾而云負薪者若直云疾則似敖慢故陳疾之所由明非假也然士祿代耕且後問庶人子云能負薪而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也兼言昔未爲士時經擔樵今猶發動昔日之勞也白虎通云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云有疾曰負茲諸侯之疾所以名不同者蓋子茲聲相近其字相亂未知孰是音義隱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　注使士至爲疾　正義曰知非士自射而云備耦者熊氏云若其自射不須云使又不應辭以其言使言備耦辭故云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禮尚

謙也不顧望若**疏**正義曰謂多人侍而君子有問若指子路帥爾而對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侍者當先顧望坐中或有勝己者宜前而已不得率爾先對先對非禮也**注**禮尚至而對　正義曰此證問多人而不顧望對者論語云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於孔子孔子問四人各言其志而子路率爾先對云願治千乘之國而孔子哂之云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

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謂無列無詔者反告亦謂吉凶也宗後宗子也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以故國與已無恩興謂起爲卿大夫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臣去本國行禮之事各隨文解之 君子行禮者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也求猶務也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也明雖居他國猶宜重本行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如杞宋之臣入於齊魯齊魯之臣入於杞宋各宜行已本國禮法也此云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已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爲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即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不同者熊

氏云若人臣出居他國亦不忘本故云不變本國風俗人君務在化民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然則不求變俗其文雖一但人君人臣兩義不同熊氏云必知人君不易舊俗者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公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墟啓以商政封唐叔於夏虛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案有列於朝有詔於國三代之内喪服爲舊君齊衰三月傳曰三諫不從待放未絶者爵禄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詔於國如喪服所云大夫待放之時名爲有列有詔不至三世者熊氏云彼據爲舊君著服故以未去之時名爲有列有詔此據去國之後但有列有詔仍行舊國之禮斷章取證故彼此不同　祭祀之禮者此陳不變之事若祭祀之禮不變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黒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降服　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　皆如其國之故者謂故俗也凡上諸事悉不改革行之如本國俗也然上

既舉三條餘冠昏之屬從可知也　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者弁結前事各令分明謹脩本國之法審慎以行之其法
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子孫在周者悉行其先世之禮
是不變俗也　去國至宗後　正義曰此以下明在他國
而得變俗者也將明得變故上先明未得者也　去國三
世謂三諫不從及他事礙被黜出入新國已經三世者則
鄭注云三世自祖至孫也　爵祿有列於朝者謂本國君
不絕其祖祀復立族爲後在朝者也　出入有詔於國者
出入猶吉凶之事更相往來也詔告也去已三世而本國
之君猶爲立後不絕則若有吉凶之事當與本國卿大夫
往來出入共相赴告故云出入有詔於國　注若臧紇奔
邾立臧爲矣　正義曰引之者證有列法也臧紇武仲也
時爲季氏家廢長立少故與孟氏相惡遂出奔邾魯人以
臧紇有功復立其異母兄臧爲以守先祀是有列也故魯
襄二十三年左傳云臧紇奔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
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

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非子之過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是其事也　若兄弟至宗後　此是出已三世而爵祿無列於朝吉凶不相詔告而不仕新國者宗族兄弟謂本國之親宗後大宗之後也已本國不列不告若宗族猶存兄弟尚在已有吉凶當反還告宗適不忘本故也前告國者亦告兄弟耳然既未仕新國猶用本國禮也音義隱云雖無列於朝有吉凶猶反告於宗後其都無親在故國不復來往也

去國至之法　此猶是無列無詔而反告宗後者今得仕新國者也但仕新國有異故重言三世也　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者唯興謂已始仕也雖有宗族相告已仕新國而本國無列無詔故所行禮俗悉改從新也然推此而言若本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何以知然既云無列而從新明有列理不從也又若無詔而不仕新者不得從新何以知然既云唯興明不興則不從無列無詔唯興之日三世即從新國之制孔子去宋既久父爲大夫尚

冠章甫之冠送葬皆從殺制者熊氏云案句命決云丘爲制法之主黑緑不代蒼黃聖人特爲制法不與常禮同也

注與謂起爲卿大夫　正義曰鄭意云起爲卿大夫者則若爲士猶卑不得變本也

禮記正義卷第五

禮記正義卷第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敕撰

君子已孤不更名亦重本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子事父無貴賤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没不可輒改爲名謚之事 已孤不更名者不復改易更作新名所以然者名是父之所作父今已死若其更名似遺棄其父故鄭注云亦重本也言亦者亦上行本國之俗上是重本故云亦也 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者此孤不辨老少惟無父則是也暴貴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非一等之位故云暴貴也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爲作美號若父昔賤本無謚而已今暴貴升爲諸侯乃得制謚而不

得爲父作謚所以爾者父賤無謚子今雖貴而忽爲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爲難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 注 子事父無貴賤正義曰子不得言已昔賤今貴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爲禮各於其時

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非其時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行禮各有時之事各隨文解之 居喪者居父母之喪也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朝望奠殯宮及葬等禮也此禮皆未葬以前 既葬讀祭禮者祭禮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也 喪復常讀樂章者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謂樂書之篇章謂詩也禫而後吉祭故知禫後宜讀之此上三節事須預習故

皆許讀之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謂甬省視之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此皆凶服也苞藨也齊衰藨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苞或爲菲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方板也士喪禮下篇曰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也公事不私議嫌若姦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重先祖及國之用

疏 正義曰此一節摠明臣當預事并明臣入公門當謹敬之禮也各依文解之　振書者拂去塵也書簿領也端正也誅責也臣不豫愼若將文書簿領於君前臨時乃拂整則宜誅責也　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者倒顛倒也側反側也龜筴君之卜筮所須也不預周正而來在君前方顛倒反側齊正則有責罰也 注 臣不至視之　正義曰甫者始也謂不豫整理令於君前始正之　龜筴至公門　此以下明臣物不得入君門者也　龜筴者謂臣之龜筴也將入嫌問國家吉凶　几杖者臣之几杖也若將入謂欲驕矜嫌自長老　席蓋者喪車蓋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也車比棺爲緩宜停外也重素者衣裳皆以素謂遭喪之服也亦不宜著入也　袗絺綌者袗單也絺綌葛也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故

不著入也不入公門者弁結上諸條事皆不得入也若尸乗以几至廟門及八十杖於朝則几杖得入公門也
龜筴至形褻　正義曰引雜記證席蓋是喪車也輤喪車邊牆也在上曰屋在邊曰裳帷士喪車用葦席爲上屋蒲席以爲邊牆也然天子諸侯浾布爲蒨色大夫但布而不浾士用席而亦言輤者因天子輤通名也今言席蓋謂士耳舉士爲例卿大夫喪車亦不得入云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者若臣之待放衣裳皆素既是待放本無得入公門之理此云重素不入公門者謂私服又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公親素服唯君得素服入臣則不可引論語證入公門不單也形褻謂肉露見也　苞屨至公門　苞屨謂藨蒯之草爲齊衰喪屨　扱衽者親始死孝子徒跣扱上衽也　厭冠者喪冠也厭帖無著彊爲五服喪所著也　不入公門者此弁五服之内喪服差次不合入不得著入公門也苞謂杖齊衰之屨故喪服杖齊衰章云䟽屨者藨蒯之菲也此云苞屨扱衽不入公門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

衰注云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絰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絰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凡喪屨案喪服斬衰用菅屨杖齊衰用苞不杖齊衰用麻大功用繩故小記云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其小功以下鄭引舊說云小功以下吉屨無絇　書方者此謂臣有死於公宮應須凶具此下諸物並宜告而後入者也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如今死人移書也方板也百字以上用方板書之故云書方也　衰者孝子喪服也　凶器者棺材及棺中明器也　不以告不入公門者臣在公宮而死營凶器所須而不得輒將入公門故須告也然衰之屬今厭冠苞屨尚不入云衰告乃入者熊氏云上不入謂公宮庫雉路之門今此不入公門者國城之門謂卿大夫之

喪從外來書方喪凶器須告乃入今謂旣同稱公門又國城之內百姓民衆所居方喪凶器須告乃入事恐非也蓋公門非一或是公之外門及百官治事之處君許其在內殯及將葬之禮故有明器書方須告乃入 注 士喪至器也 正義曰證喪禮書方也送死者車馬曰賵玄服曰襚亦通曰賵若九若七等謂書送物於板行列之數多少也物多則九行少則七行五行也

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 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 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 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廣敬鬼神也粥賣也丘壟也 大夫士去國

祭器不踰竟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覬已後還

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大夫所造祭器衣服幷明祭器所寄之事各依文解之　凡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大夫稱家　祭器爲先者崇敬祖禰故在先　犧賦爲次者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　養器爲後者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也自贍爲私宜後造然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廄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者互言也此據有地大夫故得造祭器若無田祿者但爲祭服耳其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則先造祭服乃造祭器此言祭器爲先者對犧賦養器爲先其實在祭服之後　無田至祭服　嚮明得造祭器此明不得造者不同也若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

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非也　有田祿者先爲祭服者若有田祿雖得造器而先爲祭服後爲祭器耳所以然者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可以共有以其制同既可暫假故營之在後　大夫至於士　此以下明人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　祭器不踰竟者既明出禮先從重物爲始也踰越也此祭器是君祿所造今既放出故不得自隨越竟也注云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辱親也隱義云嫌見奪故云恐辱親也　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者寓猶寄也既不將去故留寄其同僚必寄之者冀其復還得用也魯季友奔陳國人復之傳曰季子來歸是也　注寓寄至後還　正義曰此解言寄之義也夫物不被用則生蟲蠹故寄於同官令彼得用不使毀敗冀還復用大夫士義皆然也　大夫士去

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縁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爲位也徹猶去也鞮屨無絇之菲也簚覆苓也髦馬不鬄落也蚤讀爲爪鬋鬋鬢也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簚或爲幕

疏 正義曰此大夫士三諫而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與環則還與玦便去隱義云去國當待玦也若士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也　爲壇位鄉國而哭者壇者除地而爲壇臣之無君猶人無天也嫌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爲壇鄉國而哭以喪禮自處也所以待放必三年者三年一閏天道一變因天道變望君

自改也然在竟未去聽君環玦不謂待歸而謂待放者既已在竟不敢必還言唯待君見放乃去也　素衣素裳素冠者今既離君故其衣裳冠皆素爲凶飾也　徹緣者緣中衣緣也素服裏亦有中衣若吉時中衣用采緣此既凶喪故徹緣而純素　鞮屨者謂無絇飾屨也屨以絇爲飾凶故無絇也士冠禮云玄冠黑屨青絇博寸鄭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故解者云古屨以物繫之爲行戒故用繒一寸屈之爲絇絇爲拘著屨頭以容受繫穿貫也其屈之形似漢時刀衣鼻也其色或青或黑不同而冠禮屨夏用葛冬用皮又各隨裳色今素裳則屨白色也　素簚者素白狗皮也簚車覆闌也禮人君羔幦虎犆大夫鹿幦豹犆今此喪禮故用白狗皮也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然吉凶覆苓又必用皮者象始服牛馬初當用皮爲覆乘髦馬者吉則翦鬄馬毛爲飾凶則無飾不翦鬄而乘之也　不蚤鬋者蚤治手足爪也鬋鬄治髮鬚也吉則治翦鬄爲飾凶故不翦鬄也士虞禮曰蚤翦謂

爪翦鬚也　不祭食者祭祭先也夫食盛饌則祭食之先喪凶故不祭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今雖放逐猶不得嚮人自說道己無罪而君惡故見放退也婦人不當御者御接見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寢宿今喪禮自貶故不也　三月而復服者自貶三月然後事事反還如吉禮而遂去也所以三月者爲一時天氣一變故三月人情亦宜易也 注 鞮屨無絇之菲也　正義曰知鞮是無絇之屨者案周禮屨人屨舄皆有絇繶純案鞮屨氏無絇繶之文故知是無絇之菲也云髦馬不鬄落也者以其稱髦馬與童子垂髦同故知不鬄落鬃鬣亂案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俟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此踰國三月乃行不同者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而行此禮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 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 君若迎

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嫌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尊賢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不臣人之臣

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辟正君男女相答拜也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臣男女相答拜之法各依文解之

大夫士見於國君者謂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者勞慰勞也還辟逡巡也初至行聘享私覿禮畢而主君又別慰勞已在道路之勤故已逡巡而退者辟君之答已之意也　案聘禮行聘享及私覿訖賓出主君送至大門內主君問聘君問大夫竟乃云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再拜稽首公答拜即此大夫出聘他國君勞之是也聘禮無還辟之文者文不備也

注 謂見至答拜　正義曰案聘禮勞賓之前不見賓先拜此云賓既拜矣謂賓初行私覿之時已拜主君矣在後始主君勞故曰既拜矣而後見勞引聘禮者證君勞賓再拜之事熊氏以爲唯云大夫士謂小聘大夫爲賓士爲介故也今謂大聘小聘皆然故鄭引聘禮以證之此

大夫之中則舍卿也知者以此經皆總云大夫不別言卿故知大夫舍卿也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者君若迎先拜賓賓是使臣不敢當禮則還辟逡巡不敢答主君之拜 注 嫌與至其辱．正義曰此主君迎拜者謂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故聘禮云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是也故鄭引聘禮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者初入門主君再拜其辱也　大夫至主人　正義曰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唯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爲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謂異國則爾同國則否又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謂士則先拜之此則不必同國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此明禮尚往來也已雖賢德而必皆相答拜也凡拜而不答拜者唯有弔喪也士見已君此二條耳弔所以賓不答拜者已本來爲助執於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雖拜已已不答也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君不答士者謂士見已君君尊不答也 注 國君至士

賤　正義曰案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他國之士故也　大夫至其辱　辱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　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者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卿卿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主人必拜辱也士相見禮士見大夫大夫於其入也主人一拜賓退送又再拜熊氏以爲同國大夫見已君君拜其辱者以初爲大夫敬之故也若尋常則不拜也　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者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同國則主人必先拜辱不論有德也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君於已士以其賤故不答拜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旅答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爲士敬之故也　非其臣則答拜之者以其他國之士非已尊所加故答之也　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者大夫爲君宜辟正君故不辨已臣貴賤皆答拜也　男女相答拜也　男女宜別或嫌其不相答故明雖別必宜答也俗本云男女不相答也禮男女拜悉相答

拜則有不字爲非故鄭云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生乳之時重傷其類 疏 正義曰此明貴賤田獵不同國君諸侯也春時萬物產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也夏亦當然 大夫不掩羣者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 士不取麛卵者麛乃是鹿子之稱而凡獸子亦得通名也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也然國君春田不圍也則天子春圍大夫春不掩則國君春掩也士春不取麛卵則大夫春取也而王制云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則與此異者彼上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云三田者謂夏不田謂夏時也案周禮四時田而云三田者下因云不合圍則知彼亦夏禮也又史記湯立三面網而天下歸仁亦是不合圍也此間所明周制矣 歲凶年穀不登 登成也 君膳不祭肺馬不

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皆爲自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鍾磬之屬也粱加食也不樂去琴瑟

【疏】正義曰此下明凶荒人君憂民自貶退禮也　歲凶者謂水旱災害也　年穀不登者歲既凶荒而年中穀稼不登登成也然年歲雖通其亦有異鄭注太史職中數曰歲朔數曰年釋者云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故云朔數曰年中數曰歲也　君膳不祭肺者膳美食名禮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太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夫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食先祭肺歲既凶饑故不祭肺則不殺牲也　馬不食穀者年豐則馬食穀今凶年故不食也馳道不除者馳道正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

故曰馳道也除治也不治謂不除於草萊也所以不除者凶年人各應採蔬食今若使人治路則廢取蔬食故不除也　祭事不縣者樂有縣鍾磬因曰縣也凶年雖祭而不作樂也自貶損故先言膳後言祭　大夫不食粱者大夫食黍稷以粱爲加故凶年去之也　士飲酒不樂者士平常飲酒奏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　君膳不祭肺以下及士飲酒不樂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但君尊故舉不殺牲及不縣之等大者而言大夫士卑直舉飲酒之小者言耳　注有虞至琴瑟　正義曰此明堂位文引之者證不祭肺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此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諸侯非凶年殺牲之事案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大牢不引膳夫而引玉藻者以膳夫秖有王禮玉藻兼載天子諸侯此經云君膳不祭肺又連言大夫士是其文既廣故引玉藻天子諸侯爲證也玉藻所以異膳夫者膳夫是周之正禮玉藻是衰世之法故鄭志云作記之時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

同作記者亂之耳云粱加食也者以其公食大夫禮設王饌之後乃設稻粱以其是加也此歲凶者案襄二十四年冬大饑穀粱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云歲凶與彼大侵同也此膳不祭肺則食不兼味也此祭事不縣謂祈禱之祭則與大侵禱而不祀一白虎通云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其不備三牲與此君膳不祭肺同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 疏 正義曰此明無災者也君諸侯也玉謂佩也君子於玉比德故恒佩玉明身恒有德也且以玉爲容飾無故則有其容飾故佩玉也 大夫無故不

徹縣者徹亦去也無災變則不去樂也　士無故不徹琴瑟者此無災則亦不去也故鄭前注士不樂去琴瑟取此文琴瑟此是不命之士爾若其命士則特縣也自士以上皆有玉佩上云君無故不去玉則知下通於士也下言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也但比德爲重故君上明之也又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耳但縣勝故大夫言之矣

注憂樂至喪病　正義曰災水火也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玄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若然此云大夫不徹縣士不徹琴瑟者謂娛身及治民之樂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起敬也大夫私行出疆必請

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已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其獻也告反而已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亦起敬也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士饋獻之事各依文解之　士有獻者謂士有物奉貢於君也　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者他日謂別日也非是獻物之日安取彼猶何處取彼物別日君問士云何處得前所獻之物所以須問者士卑德薄嫌其無有也不即問而待他日者士有貢獻當日乃自致於外而不敢容易見恐君答已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　再拜稽首而后對者士聞君問故先拜稽首而後起對得物所由大大夫至后對　私行謂非爲君行也疆界也既非公事故宜必請也然大夫無外交而此有私行出界或是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有私行往來但不得執交於外耳

反必有獻者大夫有德必能招人餉遺故還必有獻有獻由德亦示君知賢無異志　士私行出疆必請者出與大夫同也　反必告者還與大夫異也士德劣故不必有獻但必知還而已　君勞之則拜者大夫士通如此謂行還而君若慰勞已之勞苦則已拜之也或有本云士有獻字非也　問其行拜而后對者君若問其行道中無恙及遊涉所至則又拜拜竟而起對也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恩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皆民臣慇勤之言國君死社稷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大夫死衆士死制死其所受於君衆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國

君以下去國臣民止留之辭及死其所守之事各依文解之　國君去其國者謂諸侯去國而其臣民止留殷勤之辭也柰何猶言如何也國主社稷君去故云去社稷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大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是有去國之義也許慎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也鄭不駮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然則公羊之說正禮左氏之說權法義皆通也　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大夫去國謂三諫不從或以罪見黜者亦臣民止留之辭也大夫無社稷故云宗廟也故孝經云諸侯保其社稷大夫守其宗廟也　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士亦謂三諫不從及或以罪見黜雖無臣民而屬吏止之也士亦有廟辟大夫言墳墓亦與大夫互也然孝經云士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今不云祭祀者明雖去此之彼而猶得祭祀但墳墓不隨耳　國君至死制　國君體國國以社稷爲主若有寇難則以死衞之故不可去也注云死其

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鄭又引公羊襄六年傳云國滅君死之正也以證之是也　大夫死衆者大夫職主領衆將軍若四郊多壘則爲已辱故有寇難當保國必率衆禦之以死爲度士死制者制謂君教命所使也雖不得率師若君命使之則唯致死熊氏云上云國君去社稷此云死社稷上云大夫去宗廟士去墳墓此不云大夫死宗廟士死墳墓而云死衆死制者以宗廟墳墓已私有之大夫士爲臣事君不可爲私事而死秖得死君之師衆及君政令然君言死社稷則宗廟墳墓亦死可知也但社稷受於天子故特舉言焉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寔來予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皆祝

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 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畛致也祝告致于鬼神辭也曰有天王某甫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畛或為祇 崩曰天王崩 史書策辭 復曰天子復矣 始死時呼魄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 告喪曰天王登假 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 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 生名之死亦

名之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稱謂之事各依文解之　君天下者天下謂七千里外也天子若接七千里外四海之諸侯則擯者稱天子以對之也所以然者四海難伏宜尊名以威臨之也不言王者以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爲天所命子養下民此尊名也崔靈恩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　朝諸侯者此謂接七千里以内諸侯也　授政者謂所縣象魏之法授於諸侯也任功者謂使人專掌委任之功若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曰予一人者予我也自朝諸侯以下皆是内事故不假以威稱但自謂予一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與物不殊故自謙損白虎通云王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才能當一人耳故論語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者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人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

注皆擯至天子　正義曰知擯者之辭者以覲禮云擯者曰伯父寔來予一人嘉之此經亦稱予一人故知擯者辭引漢禮於夷狄稱天子者證此經君天下謂夷狄之內也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鄭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若杜預之義天子王者之通稱故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魯非夷狄稱天子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魯非京師而單稱王是無義例其許慎服虔等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與此不同具有別說　踐阼至某甫　踐履也阼主人階也天子祭祀升阼階天子吉凶之稱凡自稱及擯者之辭曰予一人故王藻云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是也在喪

未葬自稱曰小童故僖九年在喪未葬王曰小童是也若既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是也若踰年之後三年之內稱予小子故下文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是也若三年除喪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或稱予或稱我故泰誓云予克受又曰我友邦冢君是也或稱朕故湯誥云朕躬有罪是也其祝告神之辭則下文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又曰天王某甫是也其史書策辭下文云天王崩其招魂之辭下文云天子復矣是也其謙虛卑退或稱小子湯誓云非台小子是也或曰不穀僖二十四年左傳云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是也或曰寡人故中候洛予命湯東觀於洛云寡人慎機是也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顧命成王殯後未踰年稱予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今謂予一人者以麻冕黼裳即位受顧命從吉故暫稱一人也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也　臨祭祀者謂天子

臨郊廟之祭祀也　內事曰孝王某者內事宗廟是事親事親宜言孝故升阼階祭廟則祝辭云孝王某某爲天子名也　外事曰嗣王某某者外事郊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某言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　注皆祝至內外　正義曰天子以四郊爲外圓丘方澤明堂社稷皆在郊內應稱孝而猶同外辭曰嗣王者尊天地雖祭之郊內猶從外辭崔靈恩云天地社稷是外神而祭之郊內不敢外之今案鄭注云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則是唯於嗣王之稱有外內不關祭祀之處崔所云天地祭之在內不敢外恐非鄭義謂不敢外內者若宗廟之祭從內事之例而祭辭稱孝若凡常山川幷岳瀆之神祭之在外之例而辭稱嗣是在內從內辭在外從外辭今天地社稷既尊不敢同外內之例雖祭之在內而用外辭天地是尊不敢同外內之常例也　臨諸至某甫　此謂天子巡守祝告神時也巡守徧於方岳臨視諸侯故曰臨諸侯也鄭云以尊適卑曰臨　畛於鬼神者畛致也王往方岳凡所過山川

悉使祝往致辭告於山川鬼神也　曰有天王某甫者既不自往故祝辭不稱名而曰某甫者鄭云且字也解且字者云某是天子之字甫是男子美稱也祝稱天子字而下云甫猶𡰥父之類也故穀梁傳云父猶傅也男子美稱也士冠禮注曰甫丈夫美稱而雜記附於殤稱陽童某甫鄭注云尊神不名爲之造字以此而言某者是字甫者丈夫美稱而鄭所以謂爲且字者舊説云未斥其人且以美稱配成其字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　注畛致至事焉

正義曰致於鬼神謂天子所行過諸侯之國則止於諸侯之廟而使大祝告鬼神云有天王某甫鬼神謂百辟卿士者謂昔爲諸侯卿士者若過山川亦使大祝用事往告曰有某甫故引大祝職以證之　崩曰至復矣　此謂告王者升假而史書載於方策之辭崩者自上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然崩通於壞敗之稱則防墓崩及春秋沙鹿崩是也　復曰天子復矣者復招魂復魄也夫精氣爲魂身形爲魄人若命至終畢必是精氣離形而臣

子罔極之至猶望應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若漫招呼則無指的故男子呼名婦人呼字令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而王者必知呼己而返也以例而言之則王后死亦呼王后復也崔靈恩云復所以呼天子者凡王者皆感五精之帝而生是天之子今天王崩是其精氣還復於上呼稱天子望更生之義　告喪曰天王登假　此謂天王崩而遣使告天下萬國之辭也登上也假已也言天子上升巳矣若僊去然也而史策書云天王崩復曰天子復赴云天王登假三稱不同者爲義然也王是歸往而策及赴告是有存亡往來之義故崩赴並言之也　措之至曰帝　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

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曰帝
者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
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
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
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録以爲法也　注　同之
至作主　正義曰此是左傳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天子七
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
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卒哭者是
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
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
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
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
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
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
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
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

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巳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故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愼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駮明同許意故注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巳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據檀弓文句相連鄭人以爲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　天子至小子　夫適嗣於初喪但人

予當未忍即受天王之稱故不曰予一人而稱予小子者言我德狹小也 注 春秋至稱予 正義曰鄭所引者文九年公羊傳文案公羊傳說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云踰年矣何以不言王使未稱君也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若然天子踰年即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內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使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引之者證天子三年之內稱予小子也又准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今此公羊踰年即位是遭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即位白虎通云父沒稱子某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終始之義不可一年二君故踰年即位保民臣之心也三年後受爵者緣孝子之思未忍安吉故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

薨於小寢文公元年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是也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爲禮也　生名之死亦名之嗣王既呼爲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謚爲小子王喪質故不變稱也

注 生名至號也　正義曰以晉爲證也晉有小子侯哀侯之子也魯桓公七年左傳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是在喪而死猶呼爲小子侯也其應稱嗣子某不得同天子稱小子是僭取之耳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妾賤者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爲天官大宗曰宗

伯宗伯爲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衆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卝人也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梟栗鍜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五官

致貢曰享　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立男官女官之事各隨文解之　天子有后者天子立官則先從后妃爲始所以然者爲治之法刑於寡妻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故刪詩則以后妃爲首若論氣先陰後陽故此言天子有后也謂之爲后者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　有夫人者夫扶也言扶持於王也　有世婦者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胤也　有嬪者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　有妻者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案彼是判合齊體者今此言齊者以進御於王之時暫有齊同之義　有妾者鄭注內則云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周禮則嬪在世婦上又無妾之文也今此所陳與周禮雜而不次者記者之言不可一依周禮或可雜夏殷而言之鄭注檀弓云

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夫人夏則因而廣之增九女則十二人所增九女者則九嬪也故鄭云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人夏制鄭又云殷增三九二十七人總三十九人所增二十七世婦也周又三二十七因爲八十一人則女御也 注 周禮至賤者 正義曰解周名爲女御之義以其御於王之燕寢御法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更與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故鄭注周禮九嬪云凡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月紀是星也而婦人上御必有女史彤管以差次之毛詩傳貽我彤管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

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天子至六典此以下是殷禮所明異於周法案甘誓云六事之人鄭云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案甘誓及鄭注則三王同有六卿又鄭注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而不說殷家六卿之名今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鄭唯指爲殷禮也然天官以下殷家六卿何者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而殷六卿所法則有異也殷以大宰爲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故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幷此大宰即爲六官也但大宰既尊故先列大宰幷顯大宰之下隸屬大宰之官既法於天故同受大名故云先六大大宰一大宗二大史三大祝四大士五大卜六也典司六典

者結上也上典是守典下典是典則之典言立此六官以守主於六事之法 注此蓋至仕者 正義曰知殺制者以其上與夏官不同下與周禮有異故疑殺制也知大士非司士及士師卿士之等者以其下別有司士司寇故知非士師卿士也與大祝大卜相連皆主神之士故知神仕也 天子之五官 嚮立六官以法天之六氣此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也天地五行踐立故復云天子不云建從天官也又天官尊陽故一卿以攝衆地官卑陰故五卿俱陳也不云地者與前互也天尊故没其數地卑故明言其五也司徒一司馬二司空三司士四司寇五也 典司五衆者結上也言用此上五官使各守其所掌上之羣衆也然此五官亦各有所領羣衆如大宰領太宗以下也而不條出其人者略也天言六典地言五衆者互言也但天尊故云典地卑故云衆也 注衆謂至六官 正義曰知此非是天下衆人而爲羣臣也者以經云五衆明官各有所衆如周六官之屬也周禮大宰總主六官之職司徒主

教敎其徒衆宗伯者伯長也宗尊也以主鬼神故以尊爲名司馬主征伐馬是征伐所用司寇主除賊寇司空主土居民司士主公卿以下版籍爵祿之等特以司士爲名者士是官之總首故詩云濟濟多士是也諸官皆云司而大宰宗伯不云司者司主也大宰總主六官不偏有所司故不言司也宗伯之官不言司者以主天地鬼神之事天地鬼神既尊非人所司故不云司也　天子至六職　般六卿外復別立此六官也府者藏物之處也既法天地立官天地應生萬物故爲萬物立府也　曰司土一也於周爲土均也均平地稅之政令也土生萬物故爲均也　司木二也於周則爲山虞也虞度也主量度山之大小所生之物　司水三也於周則爲川衡衡平也掌巡行川澤平其禁令　司草四也於周爲稻人也掌稼種下地及除草萊司器五也於周爲角人也掌以時徵齒角於山澤之農供爲器用也　司貨六也於周爲卝人言鑛器未成者也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守禁以時取之以供器物金玉曰

貨故稱貨人　典司六職者結上立此六官使各主其所掌職也　注府主至人也　正義曰此皆與周不同故云亦殷制也司土土均也案周禮土均上士二人司木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不言林衡者略舉山虞耳司水於周爲川衡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中川下士六人小川下士二人不言澤虞者亦略舉川衡耳司草稻人者上士二人周禮亦有草人今以司草爲稻人者二官俱主殺草鄭舉稻人欲見司草兼有二官也司器角人者下士二人司貨卝人者中士二人　天子至六材　工能也言能作器物者也前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以作之爲器物故爲次也亦有六者依府以用事也　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者此六官於周禮並屬司空而司空職散亡漢購千金不得今唯有考工記代之　典制六材者材謂材物結上立此六工使典制六府之材物　注土工至之器　正義曰考工記陶人爲甗實二鬴又甑實二鬴七穿瓬人職云瓬人爲簋瓬是故

法陶是陶冶互文耳但簋盬是祭器故取放法之名也云金
工謂築氏掌爲削削書刀也冶謂煎金石者冶鑄爲之冶
氏掌爲戈戟故因呼煎金爲冶鳧氏世能爲鐘以供樂器
故因呼作鐘爲鳧氏也㮚氏爲量器謂豆區鬴鐘之屬也
㮚氏世能爲之叚氏主作錢鎛田器桃氏爲刃刃謂刀劍
之屬云石工玉人磬人者玉人謂作圭璧者磬人作磬也
玉及磬同出於石故謂石工也云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
也者此七物並用木故曰木工也輪車輪也輿車牀也車
難不能一人獨成各有所善故輪輿不同也弓能作弓者
也廬能作戈戟柲者也匠能作宮室之屬者車謂能作大
車及羊車也梓謂杯勺爲筍虡之屬也云獸工函鮑韗韋裘
者此物並用獸皮故曰獸工函謂能作甲鎧者鮑謂能治
皮供作甲者韗謂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鼓木謂能以皮冒
鼓者韋熟皮爲衣及韎韐者裘謂帶毛狐裘之屬者考工
記韋裘二職存唯草工職云考工無蓋謂作萑葦之器盛
食之器及葦席之屬也或言氏或言人者鄭注考工記云

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
有世業者也干寶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凡言師者訓其
徒也凡言職者主其業也凡言衡者平其政也凡言掌者
主其事也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終其身也不氏
不人權其材也通權其材者既云不世又不終身隨其材
而權暫用也然案周禮建官列職有司會之屬是言司者
也有甸師之屬是言師者也有職內之屬是言職者也有
川衡之屬是言衡者也有掌舍之屬是言掌者也有師氏
之屬是言氏者也有庖人之屬是言人者也有宮正膳夫
外饔內饔之屬皆不氏不人者也　五官致貢曰享　五
官即前自后以下之五官后一天官二地官三六府四六
工五貢功也享獻也歲終則此五官各考其屬一年之
功以獻於天子故云致貢曰享也王后之屬致蠶職之功
天官以下各獻其職之功　注貢功至廢置　正義曰引
周禮證歲終百官各獻其功以禮詔告也周則冢宰至歲
終受於百官之簿書所會之最而考一年之功多少以告

天子也若功少則廢黜其人功多則遷置其職也今謂五官則上天子五官司徒以下故下云五官之長曰伯與此五官一也但大宰總攝羣職總受五官之貢故不入其數也若以五官爲后以下則下云五官之長豈有長於后乎熊氏以爲五等諸侯亦非也

五官之長曰伯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是職方**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或爲氏

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外自其私土之外天子畿內

九州之長入

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　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爲牧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　於內自稱曰不穀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　於外自稱曰王老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

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二伯及州牧諸侯等稱謂今各依文解之　五官之長曰伯伯職外之大莫大於二伯故此先言之也五官者即司徒以下五官也云長者謂三公無職故不在五官之中即三公加一命出爲分陝二伯者也伯長也謂朝廷之長言此二伯爲內外官之長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也

注職主至乎內　正義曰引公羊傳證周家二伯所主之事隱五年公羊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又案三公八命者堯時爲四伯故詩崧高注云當堯時姜氏爲四伯至堯之末分置八伯故虞書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夏則無文殷則改置二伯與周同故王制云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是也　其擯至之吏此是二伯也擯謂天子接賓之

人也若擯者傳辭於天子則稱此二伯爲天子之吏也亦當言名也記者略可知也然擯呼在朝三公亦爲天子之吏若然玉藻云伯曰天子之力臣者謂介傳命稱天子力臣擯者受辭傳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 注擯者至公也

正義曰引證呼三公並爲吏之意也此左傳成二年晉使鞏朔獻齊捷于王王命委之三吏杜預注云三吏三公也於時王不見鞏朔王命委付三公接對之故云委之三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 此三公與王同姓者王呼爲伯父伯者長大之名父乃同姓重親之稱也 異姓謂之伯舅者異族重親之名也異族無父稱故呼爲伯舅亦親之故也案晉文公爲二伯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曰叔父不稱伯者以州牧之禮命之故稱叔也然晉既稱叔父所以昭九年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晉稱伯父者以晉既稱伯父又以晉爲州牧又爲二伯若以州牧爲禮稱之則曰叔父若以二伯之禮稱之則曰伯父故晉或稱伯或稱叔也周公分陝爲二伯

詩稱王曰叔父者成王以本親命之晉文侯仇爲伯尚書
直云父義和不云伯者親親之也又二伯稱天子之老自
敵以下曰寡人僖四年齊桓公對楚屈完稱不穀者謙也
凡常諸侯皆稱寡人莊十一年宋災魯往弔之宋閔公稱
孤者傳云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以有凶災故降名稱孤
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者二伯若與九州及四夷之諸
侯言已自謂天子之老係於天子言之以威遠國也　於
外曰公者外者其私土采地之外也而猶在王畿之內如
周公食邑於周鄕國外之人其自稱則曰公也　於其國
曰君者其國采地內也若與采地內臣民言則自稱曰君
其既主分陝又在王朝嫌不正爲采地君故明之也不云
自稱承上可知也　注稱之至畿內　正義曰自稱爲公
正在畿內耳畿外則曰天子之老也　九州至曰君　郣
曰伯周曰牧此云牧據周禮也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
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爲牧若入天子國則自稱曰牧
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故周禮八命作牧是也然伯不

云入天子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耳州長云入曰牧出則否也崔靈恩云州長自稱也白虎通云往來牧視諸侯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者牧劣於二伯故天子謂之叔叔小也父舅義如前一本云天下同姓然則二伯云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此不云擯於天子是記者略之也故下云諸侯見天子鄭云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是也　於外曰侯者外謂其所封外九州內也自稱曰侯侯是本爵不云牧自稱承前可知也　於其國曰君者若與國內臣民言猶自稱爲君也 注 牧尊至爲牧　正義曰大國之君是侯使稱伯今選侯之賢者加一命爲牧則是尊貴於不牧之侯而不謂爲伯降呼爲叔父者分陝巳稱伯今牧若又呼爲伯則亂於分陝若猶呼本稱則不見其異故呼爲叔亦異常也云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者崔云覲禮大國之君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此小者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此各當一國不嫌敵二伯州牧雖爲侯封皆是大國之君本自稱伯牧

今總攝衆國嫌其敵義故更稱叔此是損也叔名雖損即是明其爲牧故謂之爲益故云損之而益謂此類也熊氏云三夫人致飲有醴清醫酏糟不體王故申得二飲后致飲醫酏糟以體王故屈二飲亦是損之而益之類也云二王之後不爲牧知不爲牧者以二王之後其爵稱公今此經云九州之長曰牧於外曰侯不言於外曰公故知二王之後不爲牧牧用侯以下二王之後所以不爲牧者以其先祖甞爲天子統領海内若更遣爲牧恐有專權之心故也　其在至曰子　此天子亦選其中賢者爲之牧也但不知幾國立一人耳卑不得名爲牧又不得謂爲父舅其本爵不過子男若其本爵子者今朝天子擯辭曰子若本爵是男亦謂爲子也所以爾者舉其高者言之亦尊異故也不云入天子國及不云擯者略可知也故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李巡注四海遠於四荒晦冥無形不可教誨故曰四海也海者晦也言其晦暗無知案爾雅所列與此同但數異爾　注　謂九至曰子　正義曰其

或有多功益土雖加侯伯之地而爵不得進終守子男以卑遠故也今雖別爲牧長而同呼爲子不得過本爵也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謂其國之外夷狄之中也以爲牧長恐夷狄難服須尊名威之故與一切言自稱曰我是天子之老臣也崔云方伯牧稱天子之老四夷之長稱曰王老方伯之職帶三公之任猶謂之內臣化同天子無有歸往之義故云天子之老四夷之君去王遠由有歸往之義賢始得爲長故以王老爲稱也　庶方至曰孤　庶衆也小侯謂四夷之君非爲牧者也以其賤故曰衆方也若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也六服之內但舉伯之與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旣舉大國之子又舉其餘小國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別更具顯故於此略之　於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或子或男今言子是舉其尊稱耳若男亦稱男也自稱曰孤者若自與臣民言則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也凡二伯自稱及介傳命則曰天子之力臣故王藻云伯曰

天子之力臣是也若擯者傳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故此云擯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是也於諸侯及朝廷則曰天子之老則此文及昭公十三年劉獻公對晉叔向云天子之老是也九州之長及介傳命則曰某土之守臣某知者玉藻云若其擯者傳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知者約此文天子之老及下文云某侯某其餘諸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守臣某知者亦約玉藻文也擯者傳命云某侯某知者約下文也凡九州之外大國之子介傳命某屛之守臣某故玉藻又云其在邊邑曰某屛之守臣某是也擯者告天子稱某子某與中國諸侯同庶方小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知者玉藻云小國之君曰孤是也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某知者約尋常諸侯稱某侯某但稱孤爲異耳其二伯以下對天子皆稱名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

禮記正義卷第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

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四時朝覲宗遇之法各隨文解之 天子當依而立者



依狀如屛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
文也亦曰斧依故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
几天子袞冕負斧依鄭注云依如今綈素屛風也有繡斧
文所以示威也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郭注云窻東戶
西也依此諸解是設依於廟堂戶牖之間天子見諸侯則
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凡諸侯朝王一年四時
案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鄭注朝猶朝也欲
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
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若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
受名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
弧韣乃朝又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於王所
知朝通名也但朝覲宗遇禮異耳案大行人云侯服歲壹
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
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隨服更來周而復始然而六服分
來又每方服別分爲四分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
一分遇冬四方並然故鄭注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

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要服之外有夷鎮蕃三服案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壹見鄭注云世謂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六服之中服數朝外又有四名一是時見曰會者若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若東方諸侯不服則與東方諸侯共討之若南方諸侯不服則與南方諸侯共討之諸方皆然朝竟王乃爲壇於國外與之會盟春於國東夏南秋西冬北會則隨事無有定期有時而然故曰時見曰會也二曰殷見曰同者天子十二年一巡守或應巡守之歲而天下未平或王有他故不獲自行則四方諸侯並朝京師朝竟亦於國外爲壇以命之政事殷衆也其來既衆故曰殷見曰同也三曰時聘曰問者謂王有事諸侯非朝王之歲不得自來遣大夫來聘因而問王起居此亦無常期故曰時聘曰問也四曰殷覜曰視者謂元年七年十一年唯有侯服來朝朝者既少諸侯遣卿大夫以大禮來聘聘者既衆故曰殷也覜亦見也爲來見王起居故曰覜也殷覜亦並依時

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隨方逐時但不每方分爲四耳故鄭注大行人云其殷同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也鄭既云四時分來如平時而前六服初時唯云四時雖不言四方後又云四方各分趨四時明其同也然所以殷覜不須分見四時者小禮不須更見四時法也天子當依而立是秋於廟受覲禮也諸侯來朝至於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璧以迎勞之諸侯亦皮弁從使者以入天子賜舍諸侯受舍聽天子之命其朝日未出之前諸侯上介受舍于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朝日質明諸侯裨冕先釋幣於其齊車之行主天子袞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立不迎賓諸侯自廟門外位天子使上擯進諸侯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於尊奠贄不授也擯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　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者王既受玉而諸侯降階並北面再拜稽首賓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時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陰氣質斂

故不布散　天子當宁而立者此爲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云門屛之閒謂之宁郭注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閒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路門外有屛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屛謂之樹李巡云恒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注以推驗禮文諸侯內屛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屛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矣　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者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陽氣文也故因文而分布也崔云地道貴右公故在西也然此是春朝也先受朝竟然後入廟受享也　注諸侯至令亡　正義曰庭實受之於廟生氣文也陽生之時其氣文舒而布散故分於兩處受也云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一幷朝享皆廟受之殺氣質也此陰殺之時其氣質斂故幷於一處受之也云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者此內朝即路門外朝也對皐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也若對

路寢庭朝又爲外故文王世子云朝於外朝則以官是也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臯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入至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贄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云序進謂入應門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案覲禮諸侯乘墨車而入朝鄭云墨車者大夫制也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云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者其宿受位次在廟門外至朝之旦秋冬王不出迎其尊卑各在其次中未得相見聽上擯進之乃於位次第而入故云序入也云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者二處皆南面也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者陰陽同各相依也云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者此引證宗依朝遇依覲非唯並受爲異其禮有難易繁省之殊也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魯昭公伐季

氏不勝而出故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公孫於齊次于陽
州齊侯唁公於野井公羊云以人爲菑以幣爲席以鞌爲
几以遇禮相見是也分六服而朝則六年一遍此鄭
康成之義尚書六年五服一朝而孔注云五服一朝侯甸
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孔鄭不同孔以昭十三年左傳
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
以顯昭明以爲諸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是
周之正朝法也其大行人依服數見者是諸侯遣使貢獻
而見耳知覲在廟者此云當依而立覲禮又有負斧依及
侯氏入廟門告聽事鄭注云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大
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故也知在文王廟者聘禮云不腆
先君之祧明天子受覲於廟之祧可知也又案覲禮同姓
西面異姓東面鄭注分別同姓異姓者受之將有先後也
則是覲禮之法先同姓後異姓若然案檀弓注云朝覲爵
同同位則爵尊先見覲禮見不同者二文雖異其意則同
就爵同之中先受同姓之朝周之盟會亦先同姓也故定

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蔡甲午鄭捷齊潘鄭雖小國而在齊上故隱十一年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若其餘盟分國大小爲次故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楚人先歃是也必知然者案杜預釋例云若王官之伯主盟異姓爲後其餘則否也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内謂之燕朝大僕掌之故大僕云王眡燕朝則正其位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内朝親之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嘉事及王退俟大夫之朝也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故司士云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賔射亦與治朝同故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不云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者文不具耳不云士者鄭注云此與諸侯射士不與案諸侯大射士立於西方東面是天子大射士亦預禮也其三是皐門之内庫門之

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故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此是詢衆庶之朝也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答王之義也孤及諸侯東面者尊之故從賓位卿大夫西面者君之臣子統於君也士門西東面者以其卑賤故外之其外朝孤與士辟諸侯故就東方西面同其位案燕禮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門西東面大射亦然知諸侯有路門外朝者案玉藻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是也其外詢衆庶之所經雖無文亦當與天子同其位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若然周禮天子有射朝燕儀禮諸侯有燕朝也射雖無正朝當與天子同則天子諸侯皆三朝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及至也郤閒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

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疏】正義曰今若未至前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也所以爾者遇禮易略既期未至故用簡易禮也　相見於郤地曰會者此謂及期之禮郤閒也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其禮閒暇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者聘問也謂遣大夫往相存問　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為信也若用言相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　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云涖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

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
書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
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
左者以䤵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
敦辟盟又玉府云則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
傳云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云新與楚盟口
血未乾是也異義云禮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
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
質子不及二伯且盟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
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
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大平之時有盟
詛之禮鄭氏不駮從許慎義也盟詛不及三王非鄭所用
然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
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
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衞伯姬
盟孔悝以豭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

職云盟則以玉𣪘辟盟遂役之鄭注云役之者傳𣪘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也皇氏以爲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鑪金云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 注及至至六篇 正義曰鄭注司盟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云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者一曰甘誓夏啓伐有扈氏誓羣衆二曰湯誓謂湯伐桀誓羣臣也三曰泰誓武王伐紂度孟津誓勑士衆之辭也四曰牧誓武王伐紂於牧野時所作五曰費誓徐戎作難魯侯伯禽誓羣臣興兵征之也六曰秦誓秦穆公襲鄭不從蹇叔之謀果敗諸崤後穆公悔過與羣臣自誓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謂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圭請覲**其與民**

言自稱曰寡人謙也於臣亦然其在凶服曰適子孤凶服亦謂未除喪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稱國者遠辟天子死曰薨亦史書策辭復曰某甫復矣某甫且字既葬見天子曰類見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言謚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其禮亡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繫於君以爲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及臣稱謂之法各隨文解之　諸侯謂五等諸侯見天子而擯者將命之辭也同得稱臣故

曰臣也　某侯某者若言齊侯衛侯下某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曹伯許男某也 注 謂嗇至請覲　正義曰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此注並覲禮之文也鄭云嗇夫蓋司空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末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也音義隱云嗇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也云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者若爲州牧既尊若來見故擯者加此四字也前州牧闕此故鄭補言之也云奉圭請覲是鄭意述擯者之辭文無所出也　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此亦自與民言法也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者謂擯者告賓之辭知者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但彼文不云適子文不備此直云適子孤不云名亦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也故雜記云孤某須矣下則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未葬稱子某也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

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殺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謂臣子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是也案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巳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休云稱世子者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弒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録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旣葬而尚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於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於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從上以來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諸侯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氏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

公侯曰子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
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弒其君卓齊商人弒
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者杜預云
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成
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案桓十三年經書衞惠公稱侯成十
三年經書宋公衞侯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
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僖二十五年會衞子莒慶盟於
洮時先君已葬衞成公猶稱子者杜預云善其成父之志
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服虔亦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
伐鄭時厲公父景公患未甍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
父位不子也此皆左氏之義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
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
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公羊以成
四年鄭伯伐許非王事未踰年而稱爵譏之也左氏則以
鄭伯伐許爲王事雖未踰年得稱爵當與公羊異鄭駮異
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爲王事

皆稱子即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皆稱爵鄭駮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爲稱子禮也　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內者也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曾孫所以然者天子尊謂能繼天德而立也諸侯無德不繼嗣爲侯故不云嗣但是父祖重孫故言曾孫也　死曰薨者此謂諸侯死而國史策辭也若異國史書之則但云卒也在四夷不言亦賤略也自此以下皆然　注亦史書策辭正義曰上文云天王崩書策辭今諸侯云薨故亦史策辭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退故雜記云赴於諸侯曰寡君不祿　復曰某甫復矣天子復則曰天子諸侯不可復云諸侯復故呼其字言某甫故鄭注前文諸侯呼字是也　旣葬見天子曰類見　此諸侯世子父死葬畢而見於天子禮也類象也言葬後未執玉而執皮帛以象諸侯見故曰類見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旣葬者謂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也若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

巡守亦不見也　言謚曰類者言謚謂將葬就君請謚也凡謚既是表德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親使人請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言謚於君也而曰類者王肅云請謚於天子必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何胤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鄭云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今案鄭旨謂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遣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故云言謚曰類也

注使大至禮亡　正義曰言象聘問之禮者解經中類字言比類聘問之禮請謚於天子

諸侯至之老　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云自稱曰寡君之老則上大夫擯者傳辭及自稱於他國亦曰寡君之老若於己君則玉藻云下臣某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皆行容止之貌也聘

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又曰衆介北面蹌焉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至庶人行容之貌云天子穆穆者威儀多貌也天子尊重故行止威儀多也　諸侯皇皇者自莊盛也諸侯不及穆穆而猶有莊盛鄭注聘禮云皇自莊盛也　大夫濟濟者濟濟徐行有節大夫降於諸侯不得自莊盛但徐行而已也　士蹌蹌者鄭注聘禮云容貌舒揚也案鄭意則不得濟濟也但舒揚而已　庶人僬僬者卑盡之貌也庶人卑賤都無容儀並自直行而已崔云凡形容下不得兼上上得兼下故詩有濟濟辟王穆穆魯侯者詩人頌美舉盛以言非對例也

注聘禮至體蹙　正義曰引聘禮證皇皇是容儀也此是入門時容也又曰皇且行者又證行時容也然皇是諸侯之容聘禮是臣而云皇者執玉入廟門得進其容亦如其君行禮宜已申也若在本國則濟濟然云又曰衆介北面蹌焉亦聘禮文也衆介士也卑故不得進容猶蹌蹌而已云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尊者體盤穆穆

皇皇卑者體蹙蹌蹌僬僬是也　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　諸侯曰夫人（夫之言扶）　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　士曰婦人（婦之言服）　庶人曰妻（妻之言齊）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貶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饗來朝諸侯之時）　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名父母所為也言子者通男女）　列國

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自稱曰陪臣某陪重也於外曰子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及臣子稱謂之法各隨文解之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者皆敵其夫如王之后故以后居前耳妃配也判合配王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以特牲少牢是大夫士之禮皆云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也白虎通云后君也明配至尊爲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繼其王言之曰王后也　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唯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　大夫曰孺人者孺

屬也言其爲親屬【注】孺之言屬也　正義曰案爾雅云孺屬也　士曰婦人者婦之言服也服事其夫也其婦號亦上下通名故春秋逆婦姜於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婦有姑之辭言服事舅姑知通名也　庶人曰妻者妻之言齊也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尊卑如此若通而言之則貴賤悉曰妻故詩曰刑於寡妻是天子曰妻也周家大夫妻曰內子趙姬以叔隗爲內子是也　公侯至有妾　正義曰今言公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也既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以敵體一人正者爲夫人　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娣貴於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也其數二人　有妻者謂二媵及姪娣也凡六人　有妾者謂九女之外別有其妾知者以上文云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鄭注云妾賤者不入百二十人數故知此妾不在九女之數也　夫人至婢子　此夫人謂畿內諸侯之妻也其助祭於后得接

見天子故得自稱也言老而服事也以畿外諸侯夫人無
見天子之禮此云自稱於天子故注云畿內諸侯之夫人
助祭若時事見謂若獻繭之屬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
者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
稱也知者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
之禮於此之前有夫人饗法故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
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亦從君爲謙也　自稱於其
君曰小童小童者未成人之稱也其與夫言自謙稱爲小
童若未成人言無知也　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者降
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賤故也婢之言卑也嚮其夫自稱
言已卑故春秋晉懷嬴謂公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是
也注云接見體敵嫌其當者爲其接見之時暫有體敵嫌
若當夫人然也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　謂
擯者辭也列國五等諸侯也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
士一命而五等之臣唯公國一孤四命耳自卿大夫從三
命而下其命等於王之士故入天子之國則擯者稱爲某

國之士也故注引春秋襄二十六年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言晉國之士起以證之也　自稱曰陪臣某陪重也某名也其君已爲王臣已今又爲已君之臣故自稱對王曰重臣也若襄二十一年晉欒盈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是也　於外曰子者亦擯者辭外謂在他國時也擯者則稱其姓而曰子子是有德之稱故注引閔公二年冬齊高子來盟證於外曰子也高子高傒是也　於其國曰寡君之老者其國自國中也其君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故此卿若與國中人語自稱曰寡君之老也　使者自稱曰某者某名也若此卿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也若與彼臣民言則自稱寡君之老也　【注】使謂至名也正義曰知者以玉藻云上大夫於他國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於他國擯者曰寡大夫皆無稱名之事玉藻又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云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彼以私事使稱名此文使自稱曰某稱名與彼相當故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絕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有罪書出名之事各隨文解之　天子不言出者天子以天下爲家策書不得言出所在稱君　諸侯不生名者諸侯南面之尊名者質賤之稱諸侯相見秪可稱爵不可稱名　君子不親惡者謂策書君子謂孔子書經若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此惡人故書出名以罪之也

注天子至是也　正義曰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謂不能以孝事於母此鄭注天子言出大惡用公羊義也案春秋莊六年衛侯朔入於衛朔未爲君之時與其母讒搆世子伋及爲君被逐出奔齊王立公子黔牟朔自

齊而入衛以逐黔牟公羊云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謂犯王命鄭注以朔爲大惡亦用公羊義也　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此滅同姓名也故鄭總言絕之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爲奪美也顯明也謂明言其君惡不幾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疏】正義曰案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何休云諫有五一曰諷諫者案定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以季氏之強謂季孫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孫聞之墮費邑是諷諫也何休又云二曰順諫曹羈是也即上諫曹君無以戎敵三諫不從遂出奔陳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是順諫也何

休又云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昭公將弑季氏子家駒諫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是不辟君僭而言之是直諫也何休又云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案宣十五年公羊云楚莊王圍宋子反華元乘堙相對語華元謂子反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謂華元吾軍有七日之粮子反勸楚王赦宋而歸楚王不可子反頻諫不聽乃引師去楚王亦歸是爭諫也何休又云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案僖三十三年公羊云秦穆公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穆公不從百里子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是贛諫也凡諫諷諫爲上贛諫爲下事君雖主諫爭亦當依微納進善言耳不得顯然明言君惡以奪君之美也　三諫不聽則逃之者聽猶從也逃猶去也君臣有離合之義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若三諫不從則待放而去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至親無去志在感動

之【疏】正義曰父子天然理不可逃雖不從則當號泣而隨之冀有悟而改也然論語云事父母幾諫此不云者以其略耳檀弓云事親無犯相互耳又云事君有犯故此論其微檀弓言事親無犯此論其犯亦互言耳故注云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嘗度其所堪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愼物齊也【疏】正義曰凡人病疾蓋以筋血不調故服藥以治之其藥不愼於物必無其徵故宜戒之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是愼物調齊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脉訣又云夫子脉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然鄭云愼物齊也則非謂本草針經脉訣於理不當其義非也

儗人必於其倫儗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

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疏**正義曰儗比也倫匹類也凡欲比方於人當以類相並不得以貴比賤則爲不敬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

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

者謁請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

疏 正義曰此謂幼少新立之王或有遠方異域人來不知王年大小問朝廷之臣 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者臣爲答之必有法則禮齒路馬有誅而至尊體貴故臣不可輕言君年及形長短與才技所堪故依違而對也但云聞之謙不敢言見也云始服衣若干尺既不敢指斥即云服衣若干尺謂或五尺或六尺隨長短而言之也幼則衣短長則衣長問者聞之則知王之長幼也古者謂數爲若干故儀禮鄉射大射數射筭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也故云若干也 問國君之年者亦謂幼少新立爲君而他人問其臣也 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不言聞之及衣而言所能主國者辟天子也國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答之也人君十五有養子之禮長則能主國聞其能主國則知十五以上爲長也若聞未能主國則知十四以下是爲幼也 問大夫之子者亦

他國人問此大夫之子長幼於大夫之臣也天子諸侯繼世象賢其年不定故問其年而大夫五十乃爵故不問大夫而問其子　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御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因也舉其所能則長幼可知也大夫子卑長幼當以二十爲限也　問士之子者亦謂他國人來問此士之屬吏也四十強而仕故問其子也　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謁請也士之子年數長則言能主賓客告請之事幼則言未能也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　問庶人之子者庶人謂府史之屬亦有同僚或他國人問其同僚府史熊氏云庶人年無長幼亦問其子者順上大夫士而言之　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者少儀云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謂士祿薄子猶以能農事爲業也與此不同者亦當有田無田之異此所言之士者是有田者故子免耕負薪而典謁　注 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

正義曰引大誥證御事是大夫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

大夫曲禮文引之釋所以不問大夫士庶人之身而問其子之義也以大夫士其年既定故不假問其年而問其子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

疏正義曰謂問諸侯之臣求知其君封內土地所出也云富者非問其多金帛正是問最所優饒者也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故不須問而諸侯止一國故致問也　數地以對者數土地廣狹對之也山澤之所出者又以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也晉文公謂楚成王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是也　問大夫之富者亦他國人問其臣也　曰有

宰食力者答之也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即公山弗擾爲季氏宰是也食力謂食民下賦稅之力也　祭器衣服不假者謂四命大夫也衣服祭服也若四命大夫得自造祭器衣服故云不假若三命以下有田者造而不備則假借也　問士之富以車數對者士有地不多亦無邑宰故其屬吏但以其車數對也上士三命則得賜車馬也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也　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者謂雞豚之屬閭師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故以畜數對鄭注周禮云始養曰畜將用之曰牲引春秋云卜日曰牲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

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爲其瀆神也廢舉謂若殷廢農祀棄後不可復廢棄祀農也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妄祭神不饗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祭祀尊卑不同幷論神有廢置之事各隨文

解之　天子祭天地者祭天謂四時迎氣祭五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人帝配之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夏曰其帝炎帝季夏曰其帝黃帝秋曰其帝少皞冬曰其帝顓頊明爲配天及告朔而言之其雩祭亦然故月令孟夏云大雩帝爲命祀百辟卿士既云祀百辟卿士明五方人帝天子亦雩祀之其夏正郊感生之帝周以后稷配之其於明堂總享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故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是也周人祭明堂時又兼以武王配之故祭法云周人宗武王是也知方岳之神是崐崘者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崐崘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崐崘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崐崘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爲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既云后稷爲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圓丘亦當配方澤也　祭山川者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也祭五祀者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

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徧故云歲徧　諸侯方祀者諸侯旣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　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是也　大夫祭五祀者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已　士祭其先不云歲徧者以士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也天子祭天地者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王有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崐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

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
紫微爲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之人以帝嚳配之故
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其五帝則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
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
黑帝曰汁光紀 注 祭四至制也 正義曰此經直言祭
四方知非祭五天帝於四方者以上云祭天地則五帝在
其中矣故知非天帝也案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知此
方祀非四方百物者以此文在山川五祀之上與大宗伯
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五祀在五嶽之上此四方亦在山川
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云祝融后土在南者鄭意以爲黎
兼爲后土土位在南方故知祝融后土在南引詩云來方
禋祀者是小雅大田之詩以刺幽王之無道追論成王之
時太平時和年豐至秋報祭招來四方之神禋絜祭祀引
之者證四方之義也云五祀戶竈中霤門行者此月令文
大宗伯五祀以爲五官者以其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
川之下又與大夫同祭故知是戶竈等云此蓋殷時制也

者以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等差故疑殷時制也案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　凡祭至廢也　正義曰此明祭有常典不可輒擅廢興如殷時廢柱祀棄則後人不得復舉柱而祭之也　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者若巳舉棄祀之後人不得復廢棄也　注為其至嫌也　正義曰農即柱也有農功故曰農也棄即后稷也為稷官故曰稷也尚書云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是也云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者鄭恐人疑之昔以舉柱何意廢柱祀稷乎故此解之者若後有德者繼之則不在今所言之例也　天子至羊豕　正義曰此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皆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故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是天子亦得以肥也又公羊云帝牲

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稷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　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者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也據此諸侯不得用犧牛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下云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諸侯有犧牲大牢者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耳其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上云大夫犧賦爲次但不毛色純耳

注肥養於滌也　正義曰案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然者即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　支子至宗子　正義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也若濫祭亦是淫祀　祭必告於宗子者支子雖不得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然後祭故鄭云不敢自專　凡祭

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萁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鹺今河東云幣帛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祭廟牲幣告神之法

凡祭者爲貴賤悉然　牛曰　元大武者元頭也武迹也牛若肥則脚大脚大則迹痕大故云一元大武也　豕曰剛鬣者豕肥則毛鬣剛大也王云剛鬣言肥大也　豚曰腯肥者腯即充滿貌也　羊曰柔毛者若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故王云柔毛言肥澤也　雞曰翰音者翰長也雞肥則其鳴聲長也　犬曰羹獻者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得食之肥肥可以獻祭於鬼神故曰羹獻也　雉曰疏趾者趾足也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也音義隱云雉之肥則足疏故王云足間疏也　兔曰明視者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故王云目精明皆肥貌也然自牛至兔凡有八物唯有牛云一頭而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數也則並宜云若干也雞雉爲膳及腊則不數也　脯曰尹祭者尹正也裁截方正而用之祭一通云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　槀魚曰商祭者槀乾也商量也祭用乾魚量度燥溼得中而用之也　鮮魚曰脡祭者脡直也祭有鮮魚

必須鮮者煑熟則脡直若餒則敗碎不直　水曰清滌者古祭用水當酒謂之玄酒也而云清滌言其甚清皎潔也樂記云尚玄酒是也　酒曰清酌者酌斟酌也言此酒甚清澈可斟酌當爲三酒未必爲五齊　黍曰薌合者夫穀秫者曰黍秫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也　粱曰薌萁者粱謂白粱黃粱也萁語助也　稷曰明粢者稷粟也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粢也鄭注甸師云粢稷也爾雅云粢稷也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今尚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爲酒爲食以享以祀然則黍稷爲五穀之主是粢盛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実名爾雅又以粢爲稷此又云稷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又士虞禮云明齊溲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也如鄭言云皆非其次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儀禮云非其次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玄之言苟信錯

書妄生同異改亂經籍深可哀哉 注號牲至幣帛　正義曰元頭也案釋詁文元首首則頭也武迹也釋訓文春秋傳作腯者桓六年左傳云博碩肥腯是也云羹獻食人之餘也者周禮槀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也尹正也嘉善也釋言文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不應諸事皆道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有犬雞或唯魚兎及水酒韭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此經備載其名必知然者案士虞禮祝辭云尹祭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如鄭此言明單用脯者稱尹祭以此推之餘亦可知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異死名者為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 在牀曰尸 尸陳也言形體在

在棺曰柩柩之言究也羽鳥曰降四足曰漬異於人也降落也漬謂相瀸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死寇曰兵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祿謂有德行任為大夫士而不為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死後稱謂尊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但生

時尊卑著見可識而死蔭爲野土嫌若可棄而稱輕褻之故爲制尊卑之名則明其猶有貴賤之異也　崩者墜壞之名譬若天形墜壓然則四海必覩古之王者登假也則率土咸知故曰崩　諸侯曰薨者薨者崩之餘聲也而詩云蟲飛薨薨是聲也諸侯卑死不得效崩之形但如崩後之餘聲聲遠劣於形壓諸侯之死知者亦局也　大夫曰卒者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　士曰不祿者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　庶人曰死者死者澌也澌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極賤生無令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今俗呼盡爲澌即舊語有存者也云崩薨異號至葬同者以臣子藏其君父安厝貴賤同也　在床曰尸者尸陳也古人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在地氣絕之後更還牀上所以如此者凡人初生在地既病將死故下復其初生冀脫得死重生也若其不生復反本床既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也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言形體在也

在棺曰柩者柩究也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事究竟於此也白虎通云柩究也久也不復變也然尸柩亦通名也案曾子問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此謂小斂轝尸在爲柩也春秋左氏傳贈死不及尸是呼未葬之柩爲尸　羽鳥至曰漬　鳥獸死異名也降落也羽鳥飛翔之物今云其降落是知死也　四足曰漬者牛馬之屬也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今云其漬則知死也異於人耳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公羊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注云痢者民疾疫也然此云漬彼云瘠字異而意同也　死寇曰兵　謂父祖死君之寇而子孫爲名也言人能爲國家捍難禦侮爲寇所殺者謂爲兵兵器仗之名言其爲器仗之用也故君恒祿恤其子孫異於凡人也故鄭云當饗食祿其後春饗孤子是也　祭王至皇辟　此更爲神設尊號亦廣其義也　王父祖父也皇君也考成也此言祖有君德已成之也　王母曰皇祖妣者王母祖母也妣媲也言得媲匹於祖也　父曰皇

考毋曰皇妣者義如上祖父母也　夫曰皇辟者辟法也　正
夫是妻所取法如君故言君法也　注　皇君至法也　正
義曰皇君也考成也辟法也皆釋詁文也　生曰至曰嬪
生時所稱也不言祖及夫者以生號無別稱也　死曰考
曰妣曰嬪者嬪婦人有法度之名也前是宗廟之祭加其
尊稱故父母並曰皇也此謂非祭時所稱也　注　嬪婦至
婦功　正義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者此證嬪
有德之名周禮以九嬪教宮內之婦人學四德也謂九御
者自世婦以下九九而御者也嬪所教不教后夫人及世
婦唯教九御而巳云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者此九嬪所教
之事也婦德謂貞順也婦言謂辭令也婦容謂婉娩也婦
功謂絲枲也此生死異稱出爾雅文言其別於生時耳若
通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其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
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又云嬪于虞詩大明云曰嬪于
京周禮九嬪之官並非生死異稱矣　壽考至不祿　此
並是有德未經仕而死者之稱也壽考老也短折少也若

有德不仕老而死者從大夫之稱故曰卒也若少而死者則從士之稱故曰不祿注有德至之稱 正義曰鄭知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若實是大夫士前文已顯今更別云卒與不祿同大夫士之稱故知堪爲大夫士而不爲者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與此不同者此據年之老者從大夫之稱少者從士之稱檀弓不據年之老少但據君子取終其成功小人精神盡澌與此別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國君綏視**視國君彌高綏讀爲妥妥視謂視上於袷**大夫衡視**視大夫又彌高也衡平也平視謂視面也**士視五步**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凡視上於面則敖**傲則仰**下於帶則憂**憂則低**傾則姦**辟頭旁視心不正也傾或

爲側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其臣視君尊卑有異之事 天子視不上於祫者祫謂朝祭服之曲領也天子至尊臣之所視不得上過於祫過祫則慢供奉至尊須承候顏色又不得下過於帶若下過於帶則似自憂戚不供其事 國君綏視者國君諸侯也妥下也若臣視君目不得平看於面當視面下祫上既卑稍得上視也庾氏云妥頹下之貌前執器以心爲平故以下爲妥此視以面爲平故妥下於面則上於祫也 大夫衡視者衡平也人相看以面爲平若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故前云綏視形大夫爲言士視五步者若視大夫以上唯直瞻上下並不得旁視若士之屬吏視士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也 凡視上於面則敖者此解所以觀視有節限之義也視人過高則是敖慢定十五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 下於帶則憂者若視過下則似有憂有憂頭低垂定十五年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卑俯替也又昭十一年秋會於厥慭單子視不登帶是也 傾則

姦者傾欹側也若視尊者而欹側旁視流目東西則似有姦惡之意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 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有所發爲也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官謂板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也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也 朝言不及犬馬 非公議也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 心不正志不在君輟猶止也 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固謂不達於禮也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臣事君所在皆當謹習其事各隨文解之 君命謂君有教命有所營爲也其大夫則與士先習

學所爲之事備擬君之所使　在官言官者此是君命所使之事言猶議也若君命之在官則臣當展習言議在官之事　在府言府者命之在府亦當習議在府之事也　在朝在庫言庫者命之在庫亦隨而習議在庫之事也言朝者命之在朝亦隨而習議在朝之事也　注唯君至處也　正義曰知官謂板圖文書者與府相對周禮內府之屬皆主財貨故知官謂板圖文書故周禮八法治官府

朝言至以禮　此以下明在朝言朝之事朝既如此則官及府庫可知也朝是謀於政教之處也不宜私褻論議以及犬馬也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者輟止也異事非常之事異慮非常之慮也臣於朝矜莊儼恪視不流目若忽止朝而迴顧此若非見異事則心有異慮也此由不先習也　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者固陋也若身無異事心無異慮忽止朝而顧君子謂此爲固陋不達禮意也魯哀公答孔子云寡人固不固是也固謂不達禮也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者朝事既重謀政不輕殷勤誠之

言及問對則宜每事稱禮也故鄭注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故論語云孔子謂顏回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也

大饗不問卜 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

不饒富 富之言備也備而巳勿多於禮也

疏 正義曰此大饗總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總卜而巳不得每帝問卜若其一一問卜神有多種恐吉凶不同故鄭云莫適卜總一卜而巳　不饒富者富之言備也雖曰大饗諸帝配以文武然禮數有常取備而已不得以其大饗豐饒其物使之過禮此經直云大饗鄭知祭五帝於明堂者以其上文云不問卜又與月令季秋大饗帝同諸帝皆在不得每帝問卜若其祫之大饗則周禮宗伯享大鬼皆卜不得云不問卜知非大祫也鄭引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者取大饗二字以證此大饗之文其實彼大饗文在郊下謂祫祭也然此祭五帝莫適卜而雩總祭五帝得每帝問卜者以雩祭爲百穀祈雨非

一帝之功故每帝適卜至於大饗之時歲功總畢配以文武祭報其功不須每帝皆卜故唯一卜而已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爲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爲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說者以匹爲鶩

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非爲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

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椇榛木名椇枳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

疏正義曰天子鬯者釀黑黍爲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爲鬯也天子無客禮必用鬯爲摯者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既至諸侯祖廟仍以鬯禮於廟神以表天子之至故

鄭注晉人亦然也　諸侯圭者謂公侯伯也公侯伯用圭子男則用璧以朝王及相朝聘表於至也此唯云圭不言璧者略可知也　卿羔者鄭注宗伯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類也白虎通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黨也周禮云公之孤以皮帛若諸侯適子被王命者各下其君一等公之子如侯伯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執璧子男之子命與未命者皆以皮帛繼子男也　大夫鴈者鄭注宗伯云鴈取其候時而行也白虎通云鴈取飛有行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則當以正道事君也　士雉者雉取性耿介唯敵是赴士始升朝宜爲赴敵故用雉也羔鴈生執雉則死持亦表見危致命書云二生一死是也故鄭注宗伯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也然白虎通云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撓之則威死不可畜也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當移士摯冬雉夏腒也　庶人之摯匹者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故鄭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爾雅釋鳥云舒鳧

鶩郭景純云鶩音木舍人及李巡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某氏云在野舒飛遠者爲鳧　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伉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辟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脩也故論語云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然凡用牲爲摯主人皆食之故司士云掌擯士者膳其摯鄭司農云王食其所執羔鴈之摯玄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 注 摯之至至也　正義曰鄭知然者以上文云天子臨諸侯畛於鬼神又鬯人云供介鬯是天子於諸侯有告神之義　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謂人在野外軍旅之中或應相見而無物可持爲摯者則不以舊禮當隨時所用纓謂馬繁纓即馬鞅也拾射韝也矢猶箭也軍在野無物故用此爲摯可也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中則宜依舊禮不可用軍物也云若非軍中而在野外亦申時物或纓拾之徒隨所有也舉一隅耳觸類而長之則若土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　婦人之摯

椇榛脯脩棗栗　婦人無外事唯初嫁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六物爲摯也椇即今之白石李也形如珊瑚味甜美榛似栗而小也脯膊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者所以用此六物者椇訓法也榛訓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身早起肅敬也故后夫人以下皆以棗栗爲摯取其早起戰栗自正也必知以名爲義者案莊二十四年左傳云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見榛是虔義之名明諸物皆取名爲義案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腶脩其榛椇所用無文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婦人之職

【疏】正義曰納猶致也致者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而爲此辭姓生也言致此女

備王之后妃以下百二十人以生廣子孫故云百姓也　於國君曰備酒漿者致女於諸侯也酒漿是婦人之職也故送女而持此爲辭轉卑不敢言百姓也詩云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是也　於大夫曰備埽灑彌賤也不敢同諸侯故不得言酒漿也唯及大夫不及士者士卑故也諸侯功成得備八妾重國廣嗣也

注納女至之職　正義曰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云納女故云納女猶致女也知壻不親迎嫁女之家使人致女者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而天子亦有親迎以否者異義云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鄭駁異義云文王迎大姒親迎於渭又引孔子答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若不親迎則宜致女云備百姓也

禮記正義卷第七